

白首盟約五十年（中）

梁黎劍虹

寒操與我第一章

南京新家慷慨夫婿

從杭州蜜月回南京，到家一看，家裏都由鐵道部總務人員佈置得差不多了。環顧室內，因為許多傢俱物多是寒操本人預先從舊貨店購買回來的，所以除了一張床是全新的外，其餘差不多都是舊的湊合罷了。我已開始了解，他這個人對自己是盡可能用最便宜的，甚至買舊的，在我們從太湖回來預備結婚起，他就天天往舊貨店跑，碰到他認為便宜的東西，不管合不合用，先買回來再說，我雖然不同意他的做法也不隨便加以阻止，免得掃他的興。所以我們的新家在我的眼中一點也不漂亮，祇是過得去罷了，房子倒真不錯，是鐵道部的官邸，建築和環境都非常美觀，交通也十分便利，位置在中山北路靠下關那段，該部的辦公大樓在中山北路的馬路旁，辦公大樓背後順着兩旁是單身宿舍，公共設施，如食堂、醫務室、理髮廳等等，再就是甲乙兩種官邸。整個的平面圖是長方形，最後是部長官邸，全部四方形建築，當中是空地，四週是汽車路，人行道等

，辦公大樓後門就是全部職員的宿舍和高級職員的官邸，我們的家是甲級官邸，我站在門外就可以看見寒操上下班，我每天到他下班時就站在門口等，可惜他不止是最後一個出來，而且非等到一點不見他影子，起初天天站到我又餓又累，有一天我終於說：

「你每天總是那樣遲才出來，差點沒有將我餓死，累死。」

「對不起！我是總務司長，總要把公事辦完才能走，這樣罷，你不必等我，你先吃好不好？」

「不要，一個人吃飯多無聊。」

「那我試着盡量趕，而你也飯前先吃點東西，等到十二點四十五分你再出來等我，我們就準一點吃飯好不好？」

「祇好這樣了。」我笑着點點頭。

婚後他立刻由參事轉為總務司長，月薪每月陸百元，陸百元公費，另外其他開支亦多由公家支付，以當時的水準，他應該可以算很有錢的了，我也應該算是個闊太太。事實却不然，他像個

散財童子般四處捐錢，借錢給人，送錢給向他說等錢應用的人，所以每到領薪水時，早已所剩無幾，有的是他自己的手條；如捐薪俸，或公費一月給某某人，或先生，或太太，我起初以為這是偶然的事，誰知這樣却是十分正常的情形，沒有這種情形時才是偶然，我祇有試着如何去適應他，幸得那時生活程度十分低廉，我又沒有嗜好，也不喜歡打扮自己，既不買化妝品，也不買時髦衣物，每月實在用不了幾個錢，同時我也明白自己是一個有名無實的闊太太，知道他既如此慷慨，我就應該盡力節儉。我年紀雖輕，但我知道他為人忠厚，最喜歡幫助別人，一個人肯幫助有困難的人總是對的，我從不批評他，也更不阻止他，我祇在默默地計劃如何成全他，但他仍怕我不够了解他，時時藉著教我國文加以指引，我總是笑着說：

「够了，我很明白，捨己為人，為人忘我，人生以服務為目的，大公忘私，甘心受人利用，這些對不對？肯幫助人總是對的，我相信，好人必有好報，但願我們將來會有好報！我是你的學

生，有這種超人的好老師，學生再壞也不會壞到那裏。不過我也你的太太，除此之外，我還應該照顧自己的家，我們將來還有自己的子女要照顧，因此我祇能從生活上盡量刻苦來成全你，却不能和你一樣，每次都把自己全部所有都送給了別人！」

京華交遊初為人母

從那時候起，我時時提醒自己，我的丈夫是個極不平凡的人，我費了很多時間去研究如何適



本文作者與夫婿梁寒操婚後假日郊外散步時留影。

應他這公而忘私，捨己為人的精神。第一步我要充實自己的能力，第二盡量克制自己的物質享受，來幫助成全他那濟世助人的作風。

我結婚不久便懷了頭一個孩子，不便各處走動，這樣我祇有乖乖地隨着他在南京應酬他的朋友們。他的朋友男的全是政府要人，談論的當然全是國家大事，我自然不太懂也沒有興趣。女的呢，是貴夫人不用說，而且年齡全比我大廿歲左右，她們都把我當做女兒看待，她們所談的我也同樣未能入流，參加她們的聚會對我來說，簡直是一件苦事，而他却不管什麼場合都要帶着我，尤其更糟的，當時孫科先生多半從事於團結方面的工作，時常奔走於各方面之間，孫先生一定帶着他，而他都要帶着我，所到之處，不論飯前飯後，他們都在高談闊論，而且有太太們的時候甚少，所以我多半呆坐一旁，不知所以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還覺得尷尬，不知當年「呆若木鷄」的樣子會是傻到怎麼樣？

大概半年後，我母親在上海患了腦膜炎，一發病就昏迷人事不知，躺在傳染病醫院。這一段時期，我真是嘗盡奔波之苦。在上海則因為是傳染病醫院，我又懷了身孕，飲食坐臥均有戒心，不便久留，且留在那裏於事也無補，母親人事不知，多半是等母親病況稍為穩定一些，我就讓母親的妹妹——我的阿姨陪伴照顧，我自己就回南京。但每次均是早上抵家，大約下午或晚上就來長途電話：母親病危，速來。於是立刻趕坐當晚夜車趕到上海，等到了上海，母親病情又如故，就再乘夜車回南京，懷着大肚子奔走於京滬之間

，寒操固然十分心疼，朋友們也勸我應該為自己的身體着想，然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兩個多月後，母親終於逝世了，喪母之痛使我十分傷心。但生活上總算是比較安定了。

不久，孫科先生匆匆帶着寒操去了上海，待寒操回京後就對我說：他繼母有病，家人都盼望他和我能回廣州住一個時期，而我本人却希望在上海生產，因為我娘家在上海，我想了一陣終於決定說：「你繼母有病，既然想見你，你不如先回廣州，我在上海待產。」他說：

「這樣我會不放心，你生產時我不在你身旁。」
「你不是醫生，而我娘家有父親、阿姨、姑母們都在，怕什麼，你先回去好了，等我生產後再回去，那時你到香港接我！」

臨離南京前，他特別拜託姑母夫婦照顧我，（姑父和寒操同在鐵道部任職），於是姑母夫婦也回上海租屋和我同住，在六月，我在上海生下頭一個男孩。打電報告訴寒操，他着急地催我一滿月就速回廣州。於是滿月後第三天姑丈就陪我乘大郵輪回香港。

南下廣州家人相聚

船到香港碼頭，旅館接客人員蜂擁而上，真人不知該挑選那一家才好，環視一週，其中有一家「皇后酒店」，我心想這家既名皇后又是酒店，大概不會錯，就挑定了皇后酒店。旅店挑好，仍未見寒操的人，等到將近黃昏人散，仍未見他的影子，我祇好先到旅館等他了。一到該旅

店門前，真嚇得我一跳，原來是一家廣東老式的客棧！我站在門口真不知該進去抑或回頭就走，躊躇了片刻終於決定等寒操來了再說。

直到燈火齊明，他才狼狽而來，我又好笑，又好氣地問他：

「你到底怎麼一回事？明明講好你在香港接我的，到時却連人影也不見。」

「對不住！真的一萬個對不住！我差點沒有急死，你猜怎麼樣？我一早就預備搭早上快車的，誰知我的鐘慢了等到車站時，快車已經開出，祇能改搭下班車，誰知下班車是慢車，其慢如牛

，每站必停，總算爬到香港。」他看了一下客棧說：「你怎麼會住這樣一間客棧？」

「還好說呢，我看它的名字皇后酒店，一定不錯，誰知道是一家舊式客棧，真氣人！」

「那末，要不要換一間呢？」

「算了，人已被騙來了，不住也要給一天的錢，反正再過幾個鐘頭就天亮了，就這樣罷！真倒霉！」

「那末，讓我先抱抱我的兒子，我們就去吃飯。」

「也好，順便先吩咐茶房開飯給奶媽吃，她是外省人，不懂本地話呢。」

「晚飯算是我替

妳和姑丈接風洗塵，飯後我請你們游車河兜風。」

第二天一早我們就乘火車回廣州，到了廣州才知道他居然住在火車站對面一幢洋房，是省政府替我們預備的住處。

「從來未聽說過一個住在火車站對面的人，也會搭不上火車，看來你真是一個笨書生。」我點點他的鼻子說。

「對！真該打！」就拿起我的手去打他的臉，我將手縮回，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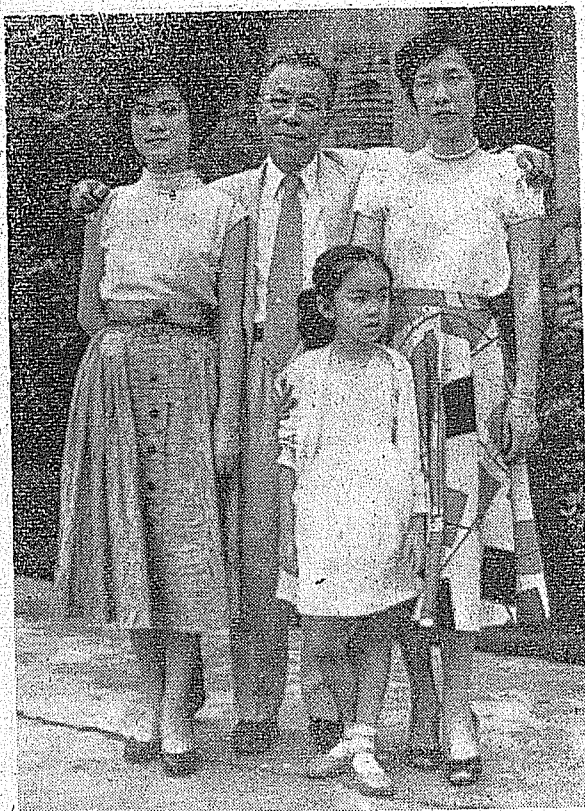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是火車站呢。」

走過馬路就到家，到家忙着替兒子沐浴換衣，然後自己梳洗，剛忙完就聽到門外人聲嘈雜，知道是他的家人到了，繼母、妹妹、弟弟大批人馬全都到齊，他她們一入門都被我的過份年輕嚇了一跳，他妹妹說：

「看結婚相片，我們真沒想到大嫂是這樣年輕。」大家又忙了一陣搶着抱孩子。

幼負才名追隨國父

寒操在家是老大，他母親生下他和一弟一妹就去世。母親逝世後，父親再娶繼室，同樣生下兩男一女，那末他一共就有六兄弟姊妹了。他從四歲起，父親夢符公就每天教他認字三、四個，到六歲已識字二千餘，七歲入學讀四書、左傳、古文評註、唐詩三百首等，都能背誦如流，八、九歲已能寫清淺文章表達已意，也能聯句做詩，頗獲師長稱贊，每於年節就替鄉人寫春聯過年，被鄉人稱為神童。十三歲考入肇慶慶中學，父親不事生產，家境艱困，父親死後家庭負擔落在他人身上，故十六歲即任教於教會主辦的學校，記得初任教時，在學的學生多半比他還大，當時他真有點胆怯，後來他心想，怕什麼，以我自己的學問教你們真是綽綽有餘，於是上課前作了充份的預備，到上第一堂課時，他的教授法，態度從容，教材的豐富有趣，立刻引起全校師生校長的注意。此後他更醉心革命工作，精研國父三



民國四十七年本文作者（右）與夫婿梁寒操（中）大女公子鳳雛（左）小女公子上元（前立者）在北投寓所合影。

民主義，及國父言行思想，一面繼續入大學進修，一面參加革命工作。民國十三年國父每週



一九六〇年（民國四十九年）本文作者（中）與夫婿梁寒操（左）在中廣公司共同欣賞贈送美國總統畫冊時留影。

必到廣州高等師範演講，他必追隨左右。民國十四年國父逝世，他即於廣州東山公園舉行一規模甚大的追悼會，並親撰寫輓聯掛於會堂當中，其文：

時勢造英雄乎，英雄亦造時勢。

國人負夫子耳，夫子不負國人。

此歷史之定論輓聯，足以表明國父與黨內人士的親切關係，他在高等師範就學期中，同時也從事各方面工作，如宣傳國父思想，在各報發表他的文章，又在各教區教堂講道等等，甚為社會各方重視，至有才子之稱。民國十五年冬受孫科先生之命入漢口交通部做秘書，至清黨時乃出任中國國民黨武漢中央黨部秘書長。剛從秘書長下來就與我姑母夫婦同住上海法租界，辦再造雜誌。我和他就在那時候相逢的。

返京任立院秘書長

在廣州大約住了半年，孫科先生又重回上海，於是我們也跟着他重回上海，在法租界租了一幢三層樓的小洋房居住，到十一月我生下大女兒。這段時期我最寂寞、無聊，因為他不是跟孫科先生奔走團結工作，就是去俱樂部打麻雀牌。白日裏，我不喜歡溜街，朋友們間的年齡又相差這樣遠，祇有一位劉維熾太太把我當是她的乾女兒，住得離我也很近。經常拉我陪她打牌，而我既不喜歡打牌也不懂怎樣打法，被拉去湊腳時，就胡亂打一通，有胡不會胡等烏龍百出，苦不堪言，怪的是我總是贏得多，輸的時候甚少。每到晚上我回家了，他還未回來。我一個人住在二樓，

樓下住男傭人，三樓住女傭人和孩子，每到晚上一個人時，我就十分害怕小偷從外邊爬進二樓，每次我都睜着眼不敢睡，一直等到他回來。於是我熱盼着能早日搬回南京住，因為在南京我至少可以做很多我想做的事，如補習，如繼續投考大學。金陵女子大學就是一間很有名的大學，總比在上海無所事事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好得多。

大女兒十一月初出生，家中祇有我一個人和傭人，一個可以照顧我的親人都沒有，我自己因為太年輕固然不懂什麼產後補養，而且還得親自帶奶媽到醫院，檢查身體及驗血，每來一個奶媽我就得跑醫院一次，加上聖誕節將近要購買送親友的禮物，這樣忙下來終至產後流血不停，醫生認為是過勞，需要多休息。

剛生下大女兒還未滿月，孫科先生就任立法院長，邀寒操做立法委員兼秘書長，我十分高興，又可以回南京住了。可惜我身體仍未復元，祇有先讓寒操在南京和三兩個單身漢在大樹根租間房子同住。每星期六回上海看我一次，我心中着實急於早日回南京，我身體稍為好點我就急急去南京找房子，在清涼山山脚亂葬崗上看到一間還不錯的平房，我立刻租了下來，搬回南京。回到南京我真開心，一方面找到補習國文以外的好老師，一方面經常在金陵女大附近留意看地和屋，後來政府要發展中山北路，建築公司聞風而至，在中山北路的山西路劃出很大一塊地區作為高級住宅區，每戶一畝半地，屋的式樣由買主提議，每戶由建築公司包辦，費用只七千元大洋，我立刻在寧夏路訂下一幢。

建築公司很快就完成了。好漂亮的一幢三層樓洋房，大門內右邊是車房、門房，左邊是佣人房、廚房，入大門內是一個院子，有樹有花，然後是入正屋的大門，樓下是客廳、飯廳、打牌房、備餐間，客人洗手間，屋外連着客廳的是一個大露台，有石枱石凳，有很大一塊空地鋪了草皮，週圍種了柳樹和各種花。草地上有籃球架，是我有空時作拋球練習運動用的。二樓是臥房書房、客房、洗身房，亭子間和貯物室。三樓是房兩間。空氣新鮮，環境高尚清靜幽美，遷入新居，心情十分愉快，寒操每早到立法院辦公，中午回家吃午飯後，多半不再外出。開始為我加緊補習功課，我也得按時到外邊補習其他功課。到了暑假我就考入了大學。

金陵女子大學生活

大學功課很輕鬆。我早上騎寒操送我的自行車上學，放學也騎自行車回家，其實我的騎車術十分生硬，每次騎在車上，總是難免心驚胆跳，但我仍放着汽車、黃包車不坐，堅持著每日騎自行車上下課。

南京金陵女子大學，莊麗堂皇，有皇宮之譽，同學們我熟悉的雖然不多，却交到幾個很重要的知己，一個是姓謝的，一個是姓李的，我經常請她們到我家玩，吃茶點，或我和她們一起坐我家裏的汽車到郊外各處遊玩，有時就在學校玩，學校地方很大，也很好玩的。

孔祥熙院長的兩個女兒都在金女大，孔二小姐是十分有名的人物：為人驕縱，經常都是穿着

男裝，每日她都是坐轎車上學，而老是在車未停穩時她就從車內跳出來，身手十分敏捷。孔大小姐令儀却是一位十分安祥高貴的小姐，我和她也有來往，她十分客氣和文靜，而且喜歡幫助人，我很喜歡她。

山西路和金女大原本就是在同一地點相隔不遠，當我們山西路成了一個高尚住宅區後，金女大和山西路就開闢了幾條新馬路相連。所以我就常和同學李、謝二人在晚上騎自行車遊玩，由學校到我家，再由我家到學校來回地騎着玩，騎累了就到我家吃茶點和休息。

可是等到若干年後勝利回京，姓謝的同學又到我家用我，我們久別重逢，真是太高興了，可恨的是我這人混帳到竟將她的名字忘記了，越急越想不起來，我不能呼她小謝，或單一個謝字，此事我經常想着，並在竭力回想着她的名字，最後我想到她叫「雲英」，可是我仍不敢確定。我記人名的記性之壞，常使我生自己的氣，甚至恨到痛不欲生。

推仔樓幼稚園之憶

考入大學後我仍繼續請寒操教我國文，每天當講完課後就下樓到花園露台石枱石凳上飲下午茶，聊天，有一天他說：

「我想將我們的樓命名為『推仔樓』，但又不好意思。」說完對着我笑。

「爲什麼不好意思？又爲什麼對着我笑呢？」

「你知道『推』字，一邊是『才』，一邊是

『佳』字。」

「當然知道。」

「那末『仔』字呢？一邊是『人』字，一邊是『子』字。你也一定知道了，如果用兩個字拆開再拼起來，不是才子佳人嗎？『推仔樓』就是才子佳人樓的意思，雖然妳是佳人不錯，我却不敢自稱才子。」

我站起來打他說：

「討厭！你才是真正的才子，而且是神童，我可不是佳人。」我故意倒了一杯茶給他雙手捧到他面前說：

「我的才子相公請用茶！」他趕快站起來：

「多謝夫人！不必多禮！」我們開完玩笑，稍等，我才正經地說：

「既然這樣，就另外改個名字罷！」

「耐寒麼怎樣？」

「很好，才子想出來的，那有不好的道理。」

結婚多年，祇有這一時期的生活，使我最愉快難忘、最留戀，生活得稱心如意，如詩如畫，寒操像麗日春風，常陪伴着我！

那時我的日常生活，大致是這樣的：上午我騎着他送給我的自行車去金女大上課，他乘他的轎車去立法院上班。下午我去練馬、游泳，或到網球俱樂部打球，往往要看功課的多寡來決定。反正大學不太忙，遊樂的時間還是很多。假日我們常到郊外名勝古蹟處閒遊散步，或我和騎師騎馬到陵園上山下山練習，他乘車到陵園等我騎完了馬坐他的車回家。

他和我都很好客，家中經常來客不斷，且都有賓至如歸之感。如有客人在吃飯的時間來訪，當然留下吃飯，如有喜歡打牌的，適遇我夫婦倆都外出不在家，往往朋友們就逕自吩咐開枱打牌，開枱吃飯，都不必客氣。這樣最適合他的胃口，等他回到家看見了這許多不速之客，他就會很開心的大笑。

那時我開始體認到我的生活太舒適了，應該從事一些有意義的社會工作，考慮的結果我決定從兒童教育開始，立刻在城內職業婦女較多的地區籌辦一所幼稚園。定名為「崇哲幼稚園」。然後再計劃在高級住宅區山西路再建築一間，最新式、最理想完善幼稚園，可憐的是我千辛萬苦地從找地皮、設計圖樣、籌款建築、開工、落成，一一親自督促而正要開始佈置內部，招生等等工作的時候，七七事變却發生了！我對着這辛辛苦苦的漂亮大廈，難過得傷心落淚。等到勝利還都，回京時祇見瓦無存空地一塊，我十分不明白，怎會被拆得如此乾淨，幸得是我自己一手經營，也曾親眼見該大廈落成的規模，不然我真會懷疑這房子根本沒有存在過。唉！真像一場惡夢！

獻金救傷支援抗戰

好不容易安安適適地過了三年多的如沐春風、麗日常伴的好日子，還不到四年，差一學期才畢業，就被那殘暴可恨的日本鬼子破壞得連根拔起，一切的一切都完了。

當先總統 蔣公宣佈全面抗戰時，全國真是興奮若狂，因為我們大家實在忍氣吞聲得太久了

。國人久已憤怒萬分，所以一開始大家的情緒就如如火如荼像火山爆發一般，全國上下同心一德，立刻進入戰時狀態。政府首先撤退婦孺，南京公教住宅區的婦孺真的沒有剩下幾個了，金陵女大立刻停課，準備各項戰時工作，我卻是不肯撤退的一員，祇將兩個兒女和女佣，先送到上海，再由女佣帶着兄妹兩人乘船到香港，寄住在陳策將軍家裏，我就立刻想回南京，開始從事各種抗戰工作，參加全國婦女慰勞會，全國各界抗戰後援會等等。立刻先發動全國獻金救國運動，南京全城人民如醉如狂都將金飾獻出來，最後大家結婚、訂婚金戒指也都從手上除下來獻出了，我的戒指也當場獻出，熱烈場面十分感人，據說，這筆獻金的數字非常龐大，後來也的確作了很大的用途，我聽了非常的安慰！

很快上海方面的戰事就十分激烈，傷兵日夜不斷地運抵南京，下關車站，車廂裏全是擠滿了傷兵，車站人員無法處理，祇要有傷兵抵站，他們祇有打電話找我，我當時正患十二指腸潰瘍，非常痛苦，可是每當接到電話，便立刻強忍着疼痛下床抱着熱水袋趕到下關車站，到了車站，走上裝運傷兵的車廂，其氣味之難聞，是我平生最怕的了。其次是傷兵們的傷口也令人見而生畏，可是到了那時，也顧不了那許多了，協同工作人員招呼他們茶水，和請有醫護常識的服務人員先幫助他們作象徵式，精神上的安慰和照顧，然後我到各醫院奔走要求他們作緊急的處理，無奈傷兵如潮湧到，醫療設備和人手都不敷使用，其最使我憤恨痛心的是，多半的戰士受傷者，甚至連

敵人的影子都未見到，就身受重傷，甚至死亡，原因敵人是戰艦上發砲向上海陸上打的。我常常和傷兵談話。這種痛心的感覺，真不知該用什麼文字才可以形容。在這種痛心情況下，加之日夜忙累，廢寢忘餐，空襲警報的恐懼，傷兵到站無院可住時的奔走呼號緊張心情，件件樣樣都足以對我的原有十二指腸的病況作最嚴重的傷害，幸得抗戰愛國的熱忱足以抵抗疾病的痛苦，同時我也好在正是年輕少壯的年齡，才算是奇蹟似的撐下去了！但比起全國多數人民的苦難，這又算得了什麼呢？！

說實在的，我國在倉促中從事抗戰，醫、藥、救護人員，和設備都太不夠了。有一位朱慶瀾將軍，曾任省主席的老先生，是一位十分熱心的人，當他看見我，那種焦急憂慮的情形，他也會勸我要當心自己的身體！並陪着我四處奔走呼籲主管醫務人員從速採取緊急措施。我和朱將軍原本就有一個中醫協會的組織，在無可奈何中，我提議成立一個中醫救護醫院，我還當了副院長，收容了不少的傷兵。對於用什麼方法去救護，我就不敢詳細問下去了，反正是沒有辦法中的一種應急的辦法了，我們祇能做到我所能夠做的了。

小 啓
本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
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
二中外雜誌社調換。